

经典战史回眸 抗战系列

戴安澜

张自忠

王铭章

左权

孙明瑾

碧血千秋

抗日阵亡将军录

胡博 王戡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经典战史回眸 抗战系列

戴安澜

张自忠

王铭章

左权

孙明瑾

碧血千秋

抗日阵亡将军录

胡博 王骥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千秋:抗日阵亡将军录/胡博,王戡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6

经典战史回眸·抗战系列

ISBN 978-7-307-10772-4

I. 碧… II. ①胡… ②王… III. 抗日战争—将军—革命烈士—列
传—中国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0466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6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772-4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提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以及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都参与到了这场捍卫国土抵御外辱的战争中。

本书的主题，是记录在抗日战场上为民族和国家英勇捐躯的英烈将军们的相关事迹，按照殉职的时间顺序来为他们逐一立传。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记录他们的生平和其他相关信息，本书在写作时参考了大量的档案、回忆录和官修战史。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是首次将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日方的档案和部队史作为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并与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我方档案和部队史相结合，互相比对，互相参照，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当年的那段历史，并使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到，英烈在最后时刻的作战对象是日军的哪个部队（大部分明确到联队，少部分具体到大队），这在以往的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澄清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官位”和“职衔”制度（详见说明二），以新的收录标准（详见说明一）对抗战中到底阵亡了多少将军进行了重新统计。共计收录116位对日战斗时阵亡或被俘遇害的英烈为主文，另收录17位因遭到空袭遇难或受作战影响自戕的英烈为附录一，29位明确被追赠（晋）将军的英烈为附录二，便于读者区分哪些是被政府追赠（晋）官位为陆军中（少）将者，哪些是被军方晋级为中（少）将者。

对于长久存在的一些讹误，本书也在立传时进行了修订，以正视听，并去除了以往各类著作中收录的讹传的“阵亡将军”。如所谓的第75师副师长吴国璋（查无此人）、预备第10师参谋长蓝运东（实际并未阵亡）等。

笔者相信，本书与以往的同类著作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之处，更能为读者提供极具价值的史料信息。本书内容的主要信息来源以查到的档案和文献为依据，如

查不到可靠根据或记载比较模糊的内容，则根据当事人同僚或后代的回忆为基础进行推定，并作出适当的表述。但限于笔者的能力，部分内容仍有可能出现错漏之处，读者如有发现，欢迎批评指正，便于笔者及时修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如下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是（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马雷、马民康、于浩洋、王睿、王仕豪、王祖诚、叶泉宏、冯杰、朱晓明、朱颖玥、刘小谔、陈升、苏海、余戈、杨葆森、杨家宏、杨镇毓、杨晓鹏、吴勇、陆强、金一鸣、林唯圣、黄勇、赵良宇、高明辉、郭东风、黄勇、戚厚杰、章骞、蔡朋岑、谭飞程、潘颖、霍安治、薛斌、戴峰、瞿元超，在此特致以诚挚的谢意，祝他们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风顺。

2013年4月

说 明

一、收录标准

1.本书正文收录的时间范围为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

2.本书正文收录的标准为对日军作战时阵亡（或被俘后殉职）的、经过当时国民政府正式任官为陆军少将或军方任命的少将职以上军官。因事故或生病去世者不予收录（如因车祸身亡的新编第39师副师长洪行、因病逝世的第197师师长丁炳权等），非现役军人不予收录（如在抗战期间组织游击部队并担任游击纵队或挺进纵队的司令），由地方武装任命的将领不予收录。

3.对于非作战时遭日军飞机轰炸（或友军飞机误炸）身亡的将领，或在会战结束后因战时原因而自杀的将领资料，会在“附录一”中汇编成表。

4.受资料限制无法判断是否为“少将职”的军官暂不收录（如第57师第169团团长柴意新）。

本书资料来源主要有原始档案、回忆录、官修战史等。由于资料繁杂，错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补充指正。

二、关于官位和职级的区别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国民政府实施的军官等级制度起源于1934年。这一年，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陆海空军任官施程序》、《陆海空军军籍条例》、《陆海空军官制表》和《陆海空军官佐服役暂行条例》等法规，建立起一套新的军官等级制度，其特点是诞生了作为正式军衔的“官位”与作为职务等级的“职级”这两套等级制度。“职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将局长的戴笠，在死后于

1946年6月11日由陆军少将官位追赠为陆军中将；“职级”为新编第1军中将军长的孙立人于1945年3月8日由陆军步兵上校官位晋任为陆军少将；“职级”为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的廖耀湘于1948年9月22日由陆军骑兵上校官位晋任为陆军少将，都是这种并存制度的实例。

“官位”在当时也称为“军阶”，符号则称为“阶级章”，是由政府任命的、具备法理效应的正式“军衔”，每一个官位都有相对应的“官号”。如在授予、晋任时所产生的行为，称之为“任官”或“晋任”。“官位”共分为四等十一级，在传统三等九级军官军衔制度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将“上将”分为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两个级别，并在此之上设立了超军种的特级上将。“官位”由军事委员会铨叙部门按照军官的资历、功绩、停年（升任上一级军阶必需的时间），来统一办理叙任或晋任业务。原则上即使任命一名少尉，也会通过《国民政府公报》予以公布。为了控制上将的数量，国民政府还对上将实施员额制度，只有一名上将因除役、死亡等原因缺位，才能递补另一名。但为了给予已经具备晋任上将资格却受数量限制而不能得到晋任的中将以适当待遇，国民政府则吸取了北洋政府的官位制度经验，特设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制度，并规定“其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仍照最高额支給”。

“职级”是由于任官制度在实施期间，部队战事频繁，军队扩充和军官职务晋升迅速，法定的资绩停年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军人的升迁调补而产生的。它由军事委员会及下属具备人事任免权的各级机关，根据符合机关、部队编制表的相应级别而授予的“军衔”，如中（少）将师长、少将（上校）旅长、上校团长、上尉连长等。在官位晋任条件较为严格的情况下，“职级”也成为了区分功绩资历的工具。如军长一般为中将职，但资历较浅的军官也会被任命为“少将军长”；团长一般为上校职，资历较深或立有特殊战功的团长，会被任命或晋升为“少将团长”（也称之为“超级团长”），反之则存在“中校团长”的情况。在现实情况下，职级的授予权限比较灵活，常会出现先斩后奏的情况。比如胡宗南的亲信幕僚王微就曾回忆，“我民国廿九年（1940年）就是少将，不过那是胡（宗南）先生核的，到卅一年（1942年）长官部有机要室，才正式任命为少将”。考诸史料，王微于1942年被任命为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室少将主任，但他始终没有

得到过“陆军少将”的正式官位。

“官位”与“职级”的分立，也影响到了军官的身后事。因此，国民政府设立了“追晋”和“追赠”两种死后晋升官位的方式。抗日战争期间，“追赠”主要用于未经正式任官（任官分批进行，许多军官到抗战胜利时也没有轮到）的殉职军官，如本书所收录的部分先烈，或病逝的军界前辈耆宿，如吴佩孚、曹锟等；

“追晋”则多使用于已经有了官位的殉职军官，读者在本书中同样会发现这些追晋官位的先烈。但在实际操作中也有例外情况的发生，如佟凌阁和赵登禹，前者未经政府任官，后者则有陆军中将的官位，两人同时被“追赠”为陆军上将。除此之外，还有按“上将阵亡例抚恤”等制度，但要指出的是，按上将阵亡例抚恤，并不是追赠（晋）上将。

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几年，军政部对于作战中殉职的军官，多采用晋一级“职衔”的做法，如“少将旅长晋级中将”，“上校团长晋级少将”等，而没有追赠（晋）他们以正式的官位。现在流传的许多阵亡军官，都有“追赠（晋）陆军中将”或“追赠（晋）陆军少将”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些抗战殉职军官获得的只是“职级”，而不是“官位”。本书在正文中会明确区分，在“附录二”中还会将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正式追赠（晋）陆军中将或陆军少将的上校职军官予以汇总，以方便读者了解哪些是“追赠（晋）”官位的军官。

目 录

赵登禹	001	吴桐冈	050
佟凌阁	004	邓玉琢	052
黄梅兴	007	吴继光	054
马玉田	009	夏国璋	056
睦宗熙	011	饶国华	059
蔡炳炎	013	杨膺谓	062
张成义	015	朱 赤	064
梁鉴堂	017	高致嵩	066
姜玉贞	019	易安华	069
郝梦龄	022	姚中英	072
刘家麒	025	司徒非	074
郑廷珍	028	罗策群	076
庞汉祯	031	萧山令	078
秦 霖	034	赵锡章	081
官惠民	037	刘震东	083
张毅中	039	王铭章	085
李伯蛟	041	赵渭滨	089
朱芝荣	043	刘桂五	091
刘启文	045	陈钟书	094
吴克仁	047	扈先梅	096

周 元	098	张 敬	158
江惟仁	101	张自忠	160
黄启东	103	蒋志英	164
李必蕃	105	金述之	166
邓佐虞	108	王 竣	168
朱家麟	110	陈文杞	171
彭 璋	113	梁希贤	173
易式谷	115	刘克信	175
马威龙	117	唐淮源	177
陈德馨	119	寸性奇	180
王锡山	121	万金声	183
钟芳峻	124	张世惠	185
范 苓	126	金崇印	187
朱炎晖	128	石作衡	189
徐积璋	130	赖传湘	191
林英粲	132	李翰卿	193
龚选登	134	王儒钦	195
王禹九	136	武士敏	197
陈安宝	139	董续严	200
唐聚五	142	左 权	202
方叔洪	145	戴安澜	205
马秉忠	148	姜宝德	208
马玉仁	150	胡义宾	210
郑作民	153	王凤山	212
钟 毅	156	张庆澍	214

王立业	216	王剑岳	252
胡式禹	218	余子武	254
周 复	220	王甲本	256
张植桴	222	史蔚馥	259
魏凤韶	224	阚维雍	261
邵恩三	226	陈济桓	264
黄德兴	228	吕旃蒙	267
彭士量	230	胡厚基	270
许国璋	233	齐学启	272
孙明瑾	235	附录一:抗日战争期间非	
黄永淮	238	作战时阵亡的	
吕公良	240	将军名录	275
卢广伟	243	附录二:在对日作战时阵亡	
王宇震	245	的追晋(赠)陆军	
李家钰	246	中(少)将的上校	
萧孝泽	249	职军官名录	281
陈绍堂	251	参考资料	284

姓名：赵登禹

职衔：第132师中将师长

官位：陆军上将（1937年7月31日追赠）

卒时：1937年7月28日

卒地：北平市（今北京市）



赵登禹，字舜诚，1898年5月16日（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山东省曹州县（今菏泽市）的一户农民家庭。赵登禹读过私塾，而且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遗憾的是他在学了两年后就因为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务农。赵登禹虽然读不起书了，但好学的他并不气馁，受时局的影响，他萌生了武力救国的想法，于是拜当地的武术名家为师。在四年的学武生涯中，赵登禹对于刀、枪、棍、拳等全都有所涉猎，并打下良好的武术基础。

1914年9月，赵登禹听闻第16混成旅在潼关募兵，他曾经听说过冯玉祥的革命事迹，就与同乡好友数人瞒着父母偷偷地跑到潼关去投军，成为一名副兵（候补兵），就此成为冯氏部下。由于赵登禹有很好武术功底，在军队中又能苦练军事技术，很快就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被选拔为旅部的传令兵。1921年8月混16旅改编为第11师的时候，赵登禹被师长冯玉祥提拔为排长。

赵登禹当上军官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他作战时奋勇争先，并屡立战功，只用了六年时间就被冯玉祥提拔为旅长。北伐战争开始后，赵登禹随军开赴河南参战，先后担任过第2师副师长、第33师师长、暂编第9师第27旅旅长、第28师第84旅旅长、第25师师长等职。由于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战败，赵登禹的部队被迫跟随宋哲元接受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编，他的第25师被缩编为第37师第109旅，旅长由他继续担任。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时，赵登禹奉命率领所部由三河驰援喜峰口抗击日军。3月10日，赵登禹命所属第218团夜袭日军混成第14旅团松尾野先遣队（由第27联队第1大队为基干组成）的宿营地。一天后又亲率第109旅主力夜袭日军混成第14旅团三处阵地，缴获作战地图若干、摄影机一架及机枪二十余挺，并将不能带走的11门火炮的炮栓炮镜全部摧毁。此次

夜袭经过媒体宣传，为全国军民所熟知。长城抗战结束后，赵登禹因作战有功被提拔为第132师师长，后又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赵登禹初任师长，即率领所部担负察哈尔省的防务。由于察省情况复杂，日军特务活动频繁，赵登禹在进驻张北之后，即派兵猛攻由日军扶持的李守信部伪蒙古军，并在防区内严查日军特务。此举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赵登禹也因此奉命率部移防河北的任丘、河间，以缓和中日两军的矛盾。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登禹闻讯，屡次请命开赴北平参战，都未获准，他只得命令所部在防区内积极构筑防御工事，并加紧训练以备战事。7月25日深夜，赵登禹终于接到了驰援北平并担负南苑守备任务的命令，他命令部队连夜出发，自己则先行乘坐轿车前往位于南苑的第29军军部报到。

当赵登禹于7月27日夜抵达南苑时，第29军军部已经根据宋哲元的命令准备撤入北平。由于第132师的先头部队在前进到团河时与日军突然遭遇，一时间还脱离不开战斗，无法进驻南苑接防。于是赵登禹请求主持军部事务的副军长佟凌阁能够只率军部人员先行离开，南苑的野战部队需等到第132师抵达后再离开。佟凌阁权衡利弊，同意军部先行入城，但他本人仍

然留在南苑。为指挥方便，佟凌阁还将驻军指挥权交由赵登禹统一负责。

就在赵登禹、佟凌阁等待第132师接防的时候，日军已经在团河击退了第132师的先头部队，并于7月28日上午8时，从南苑的南面发起猛烈进攻。日军以第20师团第39旅团（旅团长高木义人）为主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很快就打到了南苑飞机场。惊闻此讯的赵登禹急忙前往飞机场督战，他本人也挥舞起大刀与日军展开近身肉搏。

由于日军火力占据绝对优势，而南苑地形又都是平原，机场守军根本无险可守。赵登禹在率部坚持了两个小时后就因伤亡过重而被迫退入南苑主阵地，在与主力会合后继续组织反击。不久之后，赵登禹接到了北平军部要其撤入北平城内的命令，便一面组织部队逐次撤退，一面派传令兵通知在另一处督战的佟凌阁也跟随撤退。

一切部署妥当之后，赵登禹即带着部分部队先行向北平撤退。12时40分左右，当车队路经大红门时，突然遭到了预先埋伏在此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第3大队的伏击。赵登禹于危急时命令车队加足马力强行突击，试图一举冲出伏击圈，不幸在突围时胸部中弹数处倒在轿车后座上。赵登禹的卫士见状，想把他背离火线。但赵登禹自知伤重无救，便

对卫士说道：“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中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捐躯，也算对得起祖宗了。”说完这些，赵登禹气绝身亡，时年仅40岁。随赵登禹一起殉国的还有副官长赵国治、副官主任李先池、随

从副官赵登高。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并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2年12月31日，赵登禹获准入祀首都忠烈祠。1952年6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69年3月获台湾当局批准入祀台北圆山忠烈祠。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赵登禹将军墓（感谢朱颖玥提供照片）。

姓名：佟凌阁

职衔：第29军中将副军长

官位：陆军上将（1937年7月31日追赠）

卒时：1937年7月28日

卒地：北平市（今北京市）



佟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佟凌阁从小就接受舅父的启蒙教育，能熟读经史，并练就一手上佳的书法。有鉴于此，佟凌阁16岁的时候被朋友推荐到高阳县公署当上了一名缮写员，但对于从小就立志从军报国的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1913年4月，左路备补军前营管带冯玉祥到河北景县招兵，佟凌阁闻讯后即辞职投军，从此在冯氏麾下效力达二十余年。

由于佟凌阁有一定的文化根基，从军不到半年就被越级提拔为哨长（排长）。佟凌阁当上军官后，逐渐发挥出擅于练兵的能力，他常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真爱民，不扰民”来勉励部属严守军纪，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冯玉祥也赞其“能克己，能耐苦，从来不说谎话。别人都称他为正人君子。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随着冯玉祥所部的历次扩编，佟凌阁也因此得以逐级递升，到了1924年10月国民军第1军成立的时候，佟凌阁被提升为第11师第21旅少将旅长，成为冯氏西北军中的一名将领。

之后佟凌阁跟随冯玉祥、宋哲元等人转战晋、绥、豫、鲁、冀、陕数省，先后担任过第11师师长、第11军军长，以及北伐胜利后的暂编第11师师长、第30师师长、军政部参事、第1编遣区办事处委员等职。冯玉祥于1930年反蒋时，佟凌阁被任命为第27师师长，负责在西安招兵，但随着冯氏反蒋的失败，佟也被迫将部队交出，到山西高阳过起了隐居生活。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蛰伏已久的冯玉祥于4月间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佟凌阁得讯后即前往张家口，被冯玉祥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第1军军长等要职。第1军主要由宋哲元的第29军两个团以及东北义勇军一部改编而

来，辖四个师，主要担负同盟军总部驻地——张家口的卫戍任务。同年8月同盟军在各方压力下被迫解散，佟凌阁在奉命将部队交给第29军收编后，被老长官宋哲元留任为察哈尔省政府警务处处长，1935年8月又在宋氏推荐下担任第29军副军长兼特务旅旅长，其主要任务是在位于北平南苑的军部负责直属部队的训练工作。1936年11月，第29军成立军事教育团，轮训在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佟凌阁奉命卸任特务旅旅长的兼职后改兼该团团团长。军事训练团成立后，因佟凌阁坚持以“爱国卫民、誓雪国耻”为精神教育，遭到了日方的强烈抗议。为了缓和矛盾，经过宋哲元亲自召集学生解释后，才将团名更改为“军士训练团”。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佟凌阁仍于南苑主持训练工作。在事变后的和谈阶段中，佟凌阁命令南苑驻军各部严守防务，以备日军偷袭。当时驻防在南苑的部队计有第29军特务旅（旅长孙玉田）、第38师第114旅（旅长董升堂）、骑兵第9师第2旅（旅长李殿林）、第38师特务团（团长安克敏）、第29军军官团（团长徐以智），以及由佟凌阁兼管的军士训练团，计8000余人。当宋哲元得悉和谈已无希望时，便调整部署应战，他命令南苑的守备任务改由第132师、骑兵第9师承担，副军长佟凌阁应率领军直以及特务旅和第38师所属部队撤入北平。

佟凌阁接到命令后即开始组织军部的撤退事宜，但是当7月27日夜等到了由河北河间坐车过来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时得知，第132师的先头部队被日军阻挡于团河，预计要到28日下午才能进驻南苑接防。佟凌阁在和赵登禹商量之后决定，南苑作战部队待第132师的部队抵达后再由佟凌阁率领撤入北平，之前仍驻原防不动，并由赵氏统一指挥。不料次日上午8时，日军第20师团第39旅团（旅团长高木义人）在飞机和大炮的火力掩护下突然从南苑的南面发起猛攻，使佟、赵的计划无法得以实施。

日军发起进攻后，迅速切断并摧毁了南苑与北平的联系，同时也使南苑驻军之间的联系受到了阻碍。加上南苑只筑有简易工事，在日军的猛烈轰炸和炮火压制下，驻军伤亡惨重、工事多数被毁。在这种混乱情况下，佟凌阁先后赶至西面的赵登禹指挥部和位于东北面的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的指挥部，但却发现两个指挥部里空无一人。无奈之下，佟凌阁只得亲自前往南面阵地督率特务旅和第114旅作战。

至28日中午时分，佟凌阁见到了赵登禹派来的传令兵，传令兵说赵氏已撤往北平，并要佟凌阁率领军直剩余部队也撤入北平。佟凌阁见状，即命令第38师第114旅旅长董升堂统一指挥南面阵地各部继续抵抗，自带军士训练团的男女学生向北平

撤退。临行时，佟凌阁决定利用沿途铺设的青纱帐为掩护兵分数路行进，其中一路由他亲自指挥沿大红门东边小径撤入北平城内，其余几路分别由教育长张寿龄以及所属三个大队的大队长来指挥。

下午1时许，佟凌阁一路200余人撤至大红门附近，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此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阻击。佟凌阁腿部随即被日军机枪射伤，身边卫士劝他赶紧利用庄稼地作为掩护脱离战斗，但佟凌阁却说“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要和他死拼，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的”。言罢即投入战斗，并组织卫队掩护学生撤退，终于成功脱离了日军的伏击圈。

遗憾的是，剩余的数十余人脱险后不久，又在时村被日军调来参战的关东军集成飞行团（团长上条直）的轰炸机发现，日军随即展开轰炸。佟凌阁在指挥所部躲避时不幸头部中弹身亡，时年仅46岁。佟凌阁殉国后，由于官方文书书写失误，致其姓名中的“凌”字被误写为“麟”，此后又被媒体争相转述，致将其姓名被误传为“佟麟阁”，并流传至今。

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并追赠佟凌阁为陆军上将。1942年12月31日，佟凌阁获准入祀首都忠烈祠。1969年3月获台湾当局批准入祀台北圆山忠烈祠。1979年8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统战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位于北京市香山的佟凌阁将军墓（感谢朱颖玥提供照片）。